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通略卷一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寶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施華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十五

歷代通畧

史評類

提要

臣等謹案歷代通畧四卷元陳櫟撰是編叙
歷代興廢得失各為論斷每一代為一篇自
伏羲至五代為二卷北宋南宋則各占一卷
蓋詳近畧遠之意也南宋止于寧宗卷末櫟
自跋謂理度二朝無史可據也舊本題增廣

通畧而不言因誰氏之書千頃堂書目有通畧句解五卷亦不言作者櫟自跋謂金事廷方雖畧述亦以未見其史不敢輕筆然則廷方其原撰是書之名字歟其時代姓氏爵里則無考矣書成于至大庚戌明正統壬戌櫟孫盤之婿漢陽知府王靜得本于鄉人方勉始刊行之此本則表應兆所刻題乙亥歲不著年號後附櫟蒙求一篇其蒙求末四韻兼

及明初句下註曰此八句為朱楓林所增然
原文迄於屋山句下註宋為元通云云殊不
類當時之語殆亦有所改竄矣是書雖撮叙
大綱不免簡畧而持論醇正以資考證則不
足以論是非則讀史者固有取焉乾隆四十
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

紀昀

臣

陸錫熊

臣

孫士毅

總

校

官

臣

陸

費

墀

欽定四庫全書

御

提要

歷代通畧序

余自弱歲弄柔翰而觀羣書竊好通鑑為用世所資如
紫陽全書系統既詳屬辭復博誠有功聖門與六經並
垂不易矣但通人過眼有得而小學輒苦汗漫罕能旁
徹不無望洋自失之嘆定宇先生學有本領析理精實
嘗取歷代通略而增廣之鑽研補益不倚於藻績不涉
於裒侈大都刪煩歸簡指其要領以授而又補缺正訛
褒貶不誣雖節取事辭要以綱目之與前續篇不外是

矣惜刊板歷久湮落識者慨焉茲值郡守陸公志崇風教喜著書訓世獲陳生文科所藏原本善之曰懿哉集也質而不蕪亦詳而有體前人用心良苦非我誰為章顯者遂裁正而叙之屬余重梓以廣其傳於不朽母猶得其少遺其多哉蓋言有累牘而滋疑理有單詞而已解治書之法在約之以標其指非約之以去其要故不詳則亦不能略能略必不失其為詳是書略於人者未嘗略於其故略於事者未嘗略於其志從來治亂之原

較然粲如列眉聯若編珠所謂一勺具海味玄尊有餘情者也又惡用泛泛若涉水於滄茫游游若獵獸於廣野敝精叢藪求無掛漏至智浪紛競口咨鼻酸而不知返乎況張敬夫曰通鑑有未盡處縱使懷抱羅今古討論窮藝府而博而寘要勞而少功奚益哉余不敏飡素宮牆嘗嚮著述仰止高風師資自幸茲復樂先生所以為惠來學之願有成殆士類之鴻寶非一家之天球後之覽者一讀即了當不苦繙閱之難竟更不見意義之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通鑑
序

不足也歲乙亥仲秋既望建業後學袁應兆撰并書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通鑑卷一

三皇

伏羲

風姓都宛丘

惟天生民必立君長以司牧之自上古以來為天子者
如所謂有巢燧人之類事不經見荒遠難信也三皇之
名著見於易稽古者必自是始焉太昊伏羲之王天下

元 陳櫟 撰

也有龍馬負圖出於河伏羲法而象之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繇是文籍生焉造化之道秘洩於此列聖之道統亦始於此矣古之民處於草野未知農桑惟逐捕禽獸食其肉衣其皮始教之為網罟以佃以漁又教之豢養六畜馬牛羊豕以充庖宰以供犧牲故號伏羲氏亦號庖犧氏焉

神農

姜姓都于陳遷曲阜

伏羲氏沒炎帝神農氏繼之教民斲木為耜採木為耒

以播種百穀民食以充故號神農氏又以一人所為不足自養必通工易事貿遷有無乃教民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此農商所繇起而斯民養生之具略備矣

神農嘗百草知藥此方技家說經史不載今畧之

黃帝

公孫姓長于姬水又姬姓

神農氏沒蚩尤作亂軒轅黃帝治五兵

弓矢戈矛

以征之

戰于涿鹿之野殺蚩尤諸侯皆歸黃帝黃帝又與神農氏子孫戰于阪泉勝之諸侯共尊黃帝為天子兵爭乃

始于此矣又始制軒冕垂衣裳貴賤有等上下有序而天下大治作舟楫以濟不通服牛乘馬引重致遠在位百年而後崩焉伏羲神農黃帝是為三皇三皇之書謂之三墳三墳不傳自孔子時已然矣

五帝

少昊

金天氏已姓都曲阜
顓頊高陽氏姬姓都帝丘

帝嚳

高辛氏姬姓都亳

三皇已往五帝繼之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是也五

帝之書謂之五典自孔子時少昊顓頊高辛之典已不復存所存惟堯舜二典而已少昊金天氏黃帝之子也顓頊高陽氏父曰昌意黃帝之孫也先是皆以天瑞為官師之名如雲龍鳥火之類至是始為民師而命以民事焉帝嚳高辛氏黃帝之曾孫玄枵之孫蟠極之子也五帝官天下官以傳聖賢以此見少昊傳之顓頊顓頊傳之帝嚳皆非傳子而傳賢也

唐堯

伊祁氏都平陽

三皇莫聖於伏羲五帝莫聖於唐堯堯年十六自唐侯
為天子禮樂之彰法度之著人時之敬授民俗之雍熙
後世言治者莫先焉推其本原亦由修身以齊家治國
平天下而已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修身以齊家也九族
既睦平章百姓齊家以治國也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治
國以平天下也此後世聖人大學之宗祖也在位七十
載知其子丹朱之不肖聞虞舜之聰明而欲遜以位焉
將以諸艱試之先以二女女之

娥皇女英

曰觀厥刑于二女

觀其修身以齊家而知其治國平天下也舜可禪乎堯
茲試矣試舜三年舜攝而退老二十八年然後堯崩在
位通百有一年壽百有十六歲德莫聖治莫加在位莫
久享年莫壽盛矣哉亘古今不能及也

虞舜

姚姓都蒲阪

虞舜繼堯而帝孔子稱其無為而治以其紹堯極治之
後無事乎作為也然舜之有為皆已在攝位二十八年
中矣任四岳命九官咨十二牧用君子也罪四凶去小

人也事難事之親而瞽瞍底豫除難除之患而洪水以平功以九叙故韶樂以九成盡善盡美亘古莫及堯以大聖人作於前舜以大聖人繼於後前後二百年間泰和極治誠天地間貞元會合之一大幸會也在位併居攝八十年壽百有十年仰視帝堯重華匹休亦盛矣哉舜之子商均亦復不肖捨之而傳禹焉

三王

夏

姒姓都安邑

禹為夏后氏崇伯鯀之子也鯀以治水無功而殛禹治水有功而興掩父之惡為子則孝勤君之事為臣則忠卓乎為三王之始禹吾無間然矣禹之相舜也陳克艱之謨與臯陶共政也明知人安民之謨一二言而關君道治道之大非徒言者其治水也順五行之性行其所無事八年於外胼手胝足勤亦至矣神龜負書出於河洛法而則之類為九疇書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傳道秘於天也堯授舜曰允執其中舜授禹曰人心惟危道

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傳道統於帝也禹吾無間然矣禹娶於塗山氏其子曰啓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禹之末年欲傳天下于益禹崩天下之民不歸益而歸啓皆曰吾君之子也則傳子非禹本意也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開萬世家天下之端自禹始然孟子曰天與子則與子民之歸啓則天之予啓禹豈以天下私其子哉啓立有扈氏逆命啓征扈與戰于甘之野滅之啓崩子太康立盤游無度

敗于洛表十旬弗返有窮后羿因民咸貳距于河廢之
立太康弟仲康而相之仲康崩子相立羿代夏政相以
失國依於同姓諸侯斟灌及斟鄩氏羿之家臣寒浞殺
羿代之浞使澆滅二斟殺夏后相當是時夏祚已絕矣
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緡有女生少康焉為仍
牧正又逃奔有虞舜之後為諸侯為之庖正虞思妻以二姚而
邑諸綸有田一成五百里有衆一旅五百人能布其德而兆其
謀以收夏衆靡自有高氏收斟灌斟鄩之遺民以滅浞

而立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夏業遂中興焉後世言
中興者當自少康始少康其中興之賢君靡其中興之
賢佐歟自禹六世而為少康自少康九世而為孔甲孔
甲之時夏德已衰諸侯多叛之又自孔甲四世而為桀
滅德作威伐有施氏得其女妹喜嬖之荒淫無度關龍
逢諫殺之諸侯叛夏歸商湯湯夏伯爵諸侯也桀囚湯於夏臺
既而釋之湯後與伊尹興師伐夏戰于鳴條克之遂放
桀於南巢夏祚滅焉夏傳世十七君四百四十有一年

商 子姓都毫

湯草夏而立國號商亦號殷舜司徒契之後也為夏方
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自是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伊
尹耕于莘野使人以幣聘之使三返乃至伊尹以為桀
君也湯臣也捨君助臣不可也去毫適夏既而知桀終
不可輔復歸湯與謀伐桀焉湯以堯舜禹以揖讓有天
下而已乃以征伐曰予有慙德仲虺乃作誥釋其慙蓋
桀之虐天人棄之湯亦順天命應人心耳以臣放君雖

非順天地之經順天應人要亦達古今之權湯不得而
已也乃改夏政代虐以寬顯遂之忠良旁求之俊彥今
不能一二數其大者伊尹萊朱仲虺之徒是也伊尹以
天民之先覺佐湯開六百年之基言三代相業者以伊
尹為首稱焉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外丙生方二年
仲壬生方四年太甲以嫡孫立既立不明欲敗度縱敗
禮伊尹屢諫不聽恐王習於不義將與性成不得已放
王於桐宮尹攝行政事三年王悔過遷善尹復奉王歸

而相之太甲由是能保惠于庶民克終湯業享國三十三年而崩伊尹可謂處君臣之變而不失其正矣太甲而後五世而為太戊伊尹之子陟為相巫咸共佐之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太戊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嚴恭祗懼不敢荒寧殷道復興享國七十五年為商中宗太戊崩子仲丁立遷都于囂其孫河亶甲遷于相殷復衰祖乙遷于耿又六世而為盤庚避水災復遷于亳又三世而為武丁夢帝賚之良弼乃以彤旁求

于天下傳說築野肖焉王召與語果賢立以為相殷以
中興享國五十九年後世謂武丁得一傳說而為高宗
信矣自湯以來賢聖之君六七作蓋謂此也又八世而
為紂都朝歌淫酗于酒其下化之伐有蘇獲其女妲己
嬖之惟婦言是用作炮烙之刑以取妲己笑剗剔孕婦
斮朝涉之脛醢九侯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
七竅剖比干心箕子懼佯狂為奴紂囚之微子恐殷祀
絕去之周紂專任嬖臣飛廉惡來暴虐無道罪浮于桀

周武王伐之諸侯不期而至者八百國殷之士女皆篚厥玄黃簞食壺漿以迎周師紂率其旅若林會戰于牧野紂卒不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紂走登鹿臺自焚死商遂滅自湯至是蓋二十八世六百四十有四年

周姬姓都鎬

周之先始于棄為唐虞后稷佐禹治水播時百穀封於邠其曾孫公劉能修后稷之業遷國于豳民多歸之又數世而為古公亶父是為太王修后稷公劉之業去豳

邑于岐山之下居焉國始號周肇基王迹周業寔盛太王之時已有翦商之志矣太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季歷生子昌有聖德太王知其將必興周也欲傳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與仲雍逃之荊蠻太王薨季歷立是為王季王季薨昌立是為文王徙都豐為殷西伯大邦畏之小邦懷之虞芮之君爭田相與朝周將質于文王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士讓大夫大夫讓卿二君慙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

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閒田天下聞之歸周者四十餘國紂怒囚文王于羑里諸侯皆從之囚紂懼而歸之文王益發政施仁整兵以伐諸侯之不道者伐崇密阮共黎皆勝之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當是時紂之亡形已著周之興運已成宜王不王文王可謂至德也已迨至武王紂之惡愈益稔周之王其得而已乎自三代以來周之積累其源最遠故其綿歷最長宜也武王克殷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乃偃武修文追王太王王季文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

王徙都于鎬興滅國繼絕世訪箕子陳洪範封紂子武
庚于殷以守湯祀命王弟管霍蔡三叔監之又大封同
姓之國通道九夷八蠻得周公召公太公毛公畢公之
徒為之佐人才之盛比隆唐虞盛矣武王立四年而克
商克商七年而崩壽九十三成王誦立年方十三周公
為冢宰攝政三叔流言煽武庚以作亂周公東征殺武
庚管叔囚蔡降霍三年而歸卜宅洛邑為王者朝會諸
侯之地命曰成周然王猶都鎬謂之宗周焉周公輔成

王制禮作樂經制大備與呂公夾輔周室以致太平古
今相業莫如周呂盛矣成王崩子康王立修文武成王
之業成康之世刑措不用者四十餘年太平極治比隆
唐虞文武成康父子祖孫聖賢相繼者二百年後世謂
太和在唐虞成周宇宙間貞元會合之運亘千古而僅
兩見者歟康王沒昭王繼之南征濟漢沉沒不返周人
諱之不赴告諸侯周綱陵夷漸見於此子穆王立征犬
戎得白狼白鹿以歸自是荒服不至以造父為之御車

轍馬跡將周天下賴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
王是以獲沒于祗宮焉又四世而至夷王王室卑弱下
堂而見諸侯其子厲王淫昏無道國人謗王王怒監謗
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曰吾能弭
謗矣召公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
王不聽後二年民不堪命作亂流王于彘太子靖匿於
召公虎之家大臣共和行周政凡十四年厲王死大臣
奉靖立之是為宣王共和罷宣王能內修外攘南征北

伐復文武之境土周以中興又不幸幽王繼之沉湎淫
佚讒譖竝進政煩賦重民不聊生娶申后為后生太子
宜臼又得褒姒嬖之生伯服乃廢申后放太子於申以
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以妾為妻以孽代宗父子夫婦
之間紊矣申侯與犬戎攻周殺幽王于驪山下立太子
宜臼是為平王平王東遷洛邑以避狄難鎬京遂為秦
有而西周之業終焉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可哀也
已夏之興以塗山其亡以妹喜商之興以有娥其亡以

妣已周之興以太任

文王妃

邑姜

武王妃

其亡以褒姒人君

不能修身以齊家信不能治國平天下也平王感申侯

立已之德而忘其報君父之讐不撫其民遠戍母家知

有母不知有父綱常絕矣黍離降為國風王室列于諸

侯詩亡而春秋作焉孔子蓋不得已也自是周室微弱

政令不行諸侯交爭更相吞併而齊晉秦楚始大矣王

跡熄霸圖興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五霸始出矣春

秋二百四十二年間王室多難子頹之亂惠王出奔賴

虢公鄭伯殺子頤而納惠王惠王欲廢太子而立寵子帶賴齊桓公會諸侯于首止而定太子叔帶之亂襄王出奔賴晉文公殺太叔而納襄王他如平王室城成周不一而足是齊晉諸國有尊周室之功也然霸者以功利假仁義故雖為功之首亦罪之魁焉自武王至幽王十二世都鎬京是為西周自平王東遷洛陽以後謂之東周平王至元王十四世春秋時也後有貞王考王威烈王至赧王六世戰國時也春秋以來晉有天下之半

諸侯莫強至戰國時晉大夫韓趙魏氏鼎分晉國威烈
王命之列為諸侯司馬氏通鑑託始于此咎王不能自
守其名分然自膠舟楚澤昭王周綱陵夷其所繇來也久
矣戰國之時大國有七齊楚燕秦韓魏趙而秦最強肆
其虎狼之暴以吞噬六國蘇秦張儀之徒復以口舌捭
闔之合六國為一以抗秦此蘇秦合從之說也離六國
之交以事秦此張儀連衡之說也然六國之心終莫一
六國之勢日以羸秦自孝公用商鞅以來內立法度外

修征戰斬刈六國之民首虜以數十萬計者不知其幾
十戰也當是時周徒建空名不絕如線春秋之時諸侯
猶知以尊周為名至戰國末諸侯不復知有周且各僭
稱王矣至秦昭襄王五十三年赧王入秦而周始亡周
之歷世三十有五歷年八百六十有七年卜年卜世卒
過其歷自有天地以來享國最為長久等百世之王悉
無能及之者非文武成康之澤入人之深孰能致是哉

秦

嬴姓都闕中

秦之先為周孝王所封其後漸大周伯爵諸侯也昭襄王時周雖已亡六國尚存歷孝文莊襄王以至始皇負少年英銳之氣奮累世之餘烈蹙六國而夷之首滅韓次滅趙次滅魏又次滅楚滅燕滅齊而天下盡為秦有矣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小三王之稱王而稱皇帝焉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取帝王經理之制一切掃除之封建廢而為郡縣井田廢而開阡陌儒則坑之六經則焚之名城則隳之鋒鏑則銷之尚功利而棄禮義務

富強而忘孝弟古人之良法美意無毫髮存方且苦役其民窮奢極侈役之以作咸陽之宮室窮兵黷武役之以築萬里之長城聞亡秦者胡之識却匈奴七百餘里始皇之心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欲心無厭求僊客死李斯趙高矯詔殺太子扶蘇立少子胡亥亡秦者胡其是也夫胡亥立是為二世愚騃昏暴蹙秦脉而亡之民不勝刑駭懼思亂二世不知也秦滅六國楚最無罪南公之言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旣而楚人陳勝

吳廣呼於前劉邦項羽應於後亡秦者果楚焉諸豪傑
共立楚懷王孫心未幾尊為義帝義帝遣將攻秦約先
入關者王之漢高祖時為沛公以寬大長者受命入關
趙高弑二世立子嬰為秦王高祖克關中子嬰降秦遂
以亡自吞周以後歷三十五年始滅六國自滅六國後
僅十四年遽失天下且呂不韋大賈後為秦相納已孕之妾於
莊襄而生始皇始皇呂氏子也人見秦滅於二世子嬰
耳豈知嬴氏之秦已滅於呂政之繼也哉得天下以多

殺不仁享國無長久理不足論也而古今宇宙之大變
良可重慨自秦以前王澤未泯一宇宙也自秦以後王
澤盡斬又一宇宙也帝王相傳之法封建井田等秦一掃而
空之至今不能復秦暴戾滅裂之法則自漢襲秦至今
有不能變者古今宇宙之大變得不於此焉判乎

前漢

劉姓都關中亦曰西漢

秦失其鹿豪傑並起而逐之寬仁無如漢高帝勇悍無
如項羽羽本受命救趙擅兵入秦憤高帝先入關銳欲

攻之會于鴻門遜謝僅免觀高帝入關秦民安堵除秦苛法約法三章庶幾湯武弔民伐罪之師羽也殺子嬰焚咸陽屠戮而東秦民大失望已可知劉之必興項之必亡矣羽方且違義帝之約王高帝於漢中自號西楚霸王放弑義帝真謂天下莫已敵也高帝知人善任使好謀能聽得張良蕭何曹參韓信陳平諸賢才佐助之還定三秦與羽百戰於滎陽成臯間能用三老董公之言名羽為賊聲其弑君之罪羽卒兵疲食盡身鬻漢兵

蓋羽凶暴則不仁弑逆則不義高帝寬厚之資縞素之
舉於仁義俱有合焉誅秦蹙項理固宜矣提三尺劍五
載而成帝業天下已定徙都關中封功臣王諸子次律
令制禮儀規模亦畧定矣然帝不修文學羣臣亦無高
見遠識者禮儀律令制多襲秦報功封國竟為亂階終
帝之身反者九起誅韓信醢彭越戮黥布斬陳豨諸將
殆無一全寵戚姬趙王以蓄呂氏之憤身沒之後呂后
因彘戚氏鳩如意肆其毒焉亦高帝有以啓之也戰國

之末匈奴始大高帝因叛臣

韓王信

追擊匈奴被圍平城

七日乃解匈奴之強已見於此乃能念創夷之未起勉與和親取家人子名公主以妻匈奴帝王御外夫豈無策至與為婚失之遠矣自是而後中國往往襲是為柔遠之計其失實自高帝開之惠帝嗣興柔弱早世呂后臨朝遂王諸呂幾危劉氏開萬世母后竊權之端實始於此平勃安劉不得無過北軍一呼卒誅諸呂援文帝而立之帝恭儉寬厚出於天資養老賑窮藹然三代氣

象躬耕籍田租賦歲減導民敦本以致殷富欲創露臺
聞費百金而止身衣弋綈集上書囊為帷所幸慎夫人
衣不曳地詔舉賢良求直言之士袁盎等諫說雖切常
假借納用焉尉佗之叛

南粵王

以一詔柔之匈奴寇邊驅

出則止吏安民樂戶口歲蕃風俗篤厚幾致刑措斯民
出戰國以來百戰屠戮之餘而逢此何其幸哉雖獄周

勃殺薄昭

文帝母舅

寵淮南王

帝弟

私鄧通

小臣

不為無失然

終為西漢賢主也景帝遵業五六十之間國家無事

家給人足貫朽粟陳風俗移易黎民醇厚班固稱之以
為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惜景帝以無寵廢正后而
夫婦之誼薄以母失愛廢太子榮而父子之愛虧過愛
梁王帝輕許傳位而兄弟之好不終信讒用姦誅申屠
嘉戡晁錯殺周亞夫而君臣之道缺以博局殺吳世子
加以削地太驟激七國反用師誅夷而同姓之恩乖又
其甚者疑文帝令臣民短喪之詔身以嗣子自不行三
年喪上虧先王孝理天下之道下開人君不能終喪之

失蓋其天資刻薄任數非文帝比特節用愛民一事克

遵前業耳班史比隆成康之言其溢美哉王通取漢七

制前漢凡四君

高帝文帝
武帝宣帝

而景帝不與焉意以是也武

帝初立年方十六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詔舉賢良興起

太學雄材大畧高視百王亦英主也然承文景之富庶

侈心一生濟以多欲欲事征伐則開西域有事西南夷

衛青五出而匈奴服霍去病三出而昆邪降欲事土木

則廣上林苑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

之臺欲求神僊則用文成尊五利如東萊如泰山遣燕
齊方士求蓬萊不死之藥多詐如公孫弘聚斂如桑弘
羊慘酷如張湯杜周險巇如江充則信而用之老成如
申公正直如汲黯醇儒如董仲舒則踈而遠之既而財
用虛耗海內蕭然則榷酒酤造皮幣筭鹽鐵筭舟車甚
至租六畜以給之凶年災異姦宄並起則遣繡衣直指
之使嚴峻以勝之用相雖多曾不擇人數更驟易被殺
者五色衰愛弛廢陳皇后巫蠱事興殺戾太子君臣父

子夫婦之間一至於此考其平生異秦皇者無幾然秦亡而漢存何也秦皇迷繆卒死于行武帝知悔下哀痛

詔封富民侯

田千秋

擢搜粟都尉

趙過

以與民休息一也秦

皇國本

太子

不定委任宦者趙高武帝知霍光之忠使佐

昭帝二也秦世積暴虐漢世積寬厚三也秦皇焚書坑

儒武帝尊經好儒四也一存一亡豈偶然者孝昭以十

四之年能辨上官桀之詐委信霍光垂拱仰成可謂賢

明矣當時承武帝靡敝之後霍光能納杜延年之說修

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罷鹽鐵榷酤均輸官輕徭薄賦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舊此於培養國脉最有功焉

使昭帝天假之年加以伊周之佐周成王不能過也昭

帝早世無嗣輕立昌邑王

武帝孫賀

霍光之過也不得已廢

昌邑迎曾孫病已

戾太子孫

立之是為宣帝亦霍光之功也

宣帝起自閭閻知民疾苦霍光既卒始親政事天資英

明勵精為治丙吉魏相同心輔政信賞必罰綜核名實

樞機周密品式備具更稱其能民安其業漢世良吏於

斯為盛立諸經博士文雅翕然可謂中興比迹商宗周

宣矣然帝嚴厲有餘寬厚不足霍光忠烈如此不免赤

族之誅趙

漢廣

蓋

寬饒

韓

延壽

楊

憚

之才駢首就戮政雖嚴厲

偽增戶口而蒙顯賞者有之至若用恭顯而啓元帝之

信宦者貴許史而啓成帝之信外戚西都之亡端自宦

官外戚始雖號中興實基亂亡可嘆也元帝暗弱不明

優游無斷雖相貢禹薛廣德匡衡諸儒而未嘗得真儒

之用知蕭望之之忠善善而不能保知弘恭石顯之姦

惡惡而不能去羣凶得志虐害忠良專任中官大臣具
位孝宣之業於是衰焉成帝善修容儀臨朝淵默然湛
于酒色而專寵飛燕之姊姊

以趙飛燕為后其
妹合德為昭儀

委任外

家而遞侯王鳳之弟兄劉向王章朱雲梅福之忠鯁畧
不見納杜欽谷永張禹孔光之諂諛寵固祿堅漢祚奄
奄卒以無嗣良可悲也哀帝以定陶共王之子入繼大
統睹孝成之世權柄下移於是屢誅大臣期則武宣然
天性昏愎憎疾忠賢董賢何人始終顯寵享年不永而

王莽得志矣孝平幼弱政自莽出漢士大夫靡然從之
炎漢二百年之宗社時已潛移莽卒弑孝平立孺子嬰
擬周公欺天罔人大肆姦慝以成篡奪之禍窮凶極惡
毒流四海十八年間罪盈怨積王莽篡天子位十八年國號新有不勝
言者哀平短祚國統三絕孝元皇后乃以老壽內主之
故莽得肆其姦而成其謀若有數焉稱功誦德之初莽
能欺人以盜漢煩兵毒民之餘莽不能禁人之思漢也

東漢

諸劉一呼雲合響應曾未期年元惡

王莽

授首更始既定

而驟亡盆子方立而旋敗是皆庸劣戇騃不足以任神器光武以孝景之裔膺符受命煙赤帝之灰而復然之明明廟謨糾糾雄斷恢廓大度同符高祖用能延攬英雄削平僭偽鄧禹馬援寇恂馮異耿弇吳漢岑彭賈復之徒皆一時人才之傑然者感會風雲同心佐命於是誅王郎破赤眉剪張豐張步降而齊定公孫述滅而蜀平隗囂破而隴復炎精再耀赫然中興建都洛陽號為

東漢天下已定乃偃武修文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自隴
蜀平後非警急不復言兵審黃石以存苞桑之戒閉玉
闕以謝西域之質數引公卿郎將講論五經修起太學
務用安靜廣求民瘼除王莽之繁文還漢家之輕法三
十年間四夷賓服家給人足政教清明功業可謂盛矣
考帝所為大抵務懲西漢功臣如韓彭多以叛誅皆封
壤太廣啓之今則高爵厚祿不任以事雖寇鄧耿賈之
高勲分土不過大縣所加特奉朝請所以保全功臣也

西漢士風萎蕩阿諛持祿皆鄙薄儒生有以啓之今則蒲輪之召前後相望薛方逢萌聘而不至嚴光周黨至而不屈帝皆遂其節而成其高所以砥礪名節也西漢外戚前有諸呂後有王氏皆寵任以啓僭竊於是痛抑陰郭不使用事所以防閑外戚也惜其用人矯枉過正以吏事責三公不任以政權歸臺閣廟堂遂卑厥後陳蕃李固諸賢雖在高位而不得以展盡忠力亦貽謀之不善者與夫廢郭后易太子殺韓歆斥桓譚貶馬援用

識言而行封禪信赤伏而任王梁此數事者未免為盛

德之疵焉明帝

顯宗

聰慧少成自為東海公時辯吏牘所

書知為墾田事其明察已可知及既即位遵奉建武制

度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畢達言東漢之治者以建

武永平並稱之尤能垂情古典留意經學自為太子師

事桓榮迨為天子尊禮尤至臨幸辟雍行養老禮以李

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執經

問難於前園橋門而觀者億萬計下而羽林悉通孝經

外而匈奴遣子入學三代而下事師之禮崇文之儀數
千百年鮮有其比惜乎桓榮授經專門章句不知以古
人修身治天下之大學啓迪輔導之故其君之德業如
是而止杜權門之請託靳主子之求郎后妃之家不得
封侯與政推其內助之功賢如馬后德冠古今不無補
焉奈何傷於褊察以耳目隱發為明自起撞郎斥辱公
卿廣陵楚王之獄死徙數千家無乃弘人之度未優乎
至若遣使天竺求浮屠書迎入中國後世佛氏之禍開

端於此遂為宇宙間不可除之痼疾崇尚儒學之虛美

不足以蓋其開端佛氏之實禍可重嘆也已章帝

肅宗懲

明帝之苛切事從寬厚奉承明德馬后盡心孝道友愛

諸弟不忍遣之就國勸課農桑進用賢良理冤獄禁慘

酷雅好文章褒崇儒術講五經於白虎觀如石渠故事

宣帝史稱長者不亦宜乎繇漢迄唐創業一統者數君父

作之子不善述之往往而是求如光武明章父子祖孫

三世匹休千載一時而已然帝之長者固寬之得外戚

浸橫養成竇憲之驕暴亦寬之失也太子慶以無罪廢
乃光武之貽謀已失之光明之抑陰馬可謂嚴矣以此
為防後即有越之者惜哉和帝以十四之年能誅竇憲
朝廷肅清宮闈寧晏遠足以繼孝昭之烈矣親政以後
躬攬萬幾威權不失十六七年曾無過舉禮賢納諫中
國又安尤可尚者竇后既沒帝始知為梁貴人子議者
以梁氏冤死請貶竇后詔以臣子無貶尊上之文不從
之方之章帝之事馬后彼處其常此處其變最為近厚

梁王暢有覬覦神器語有司請徵詣詔獄帝不之許方之明帝楚淮陽獄之濫不遠過之乎孝友寬厚良足為

東漢賢主矣獨惜誅竇憲時謀不及於大臣功獨歸於

鄭衆

宦官

遂開宦者封侯之端焉和帝既崩國統數絕宮

闡定策利在立昏外立者四君

安帝質帝桓帝靈帝

臨朝者六后

章帝竇后和帝鄧后安帝閔后順帝梁后桓帝竇后靈帝何后

蓋嗣主幼冲則女后專

政外戚必用事宦者必擅權亦其勢然也殤帝生百日而立立八月而亡安帝以清河王慶之子為和帝嗣鄧

后賢后也鄧騭亦戚屬之頗謹飭者安帝既長后猶臨朝后死騭猶不免况其餘乎以災異策免三公自安帝始光武以來權歸臺閣三公具員至於中世權移外戚寵被近習濁亂流毒上千天和而乃策讓三公或免或死冤哉善乎仲長統之言曰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之權數世而不行親疎之勢異也鄧氏既敗耿寶以戚屬進而宦者江京李閔侯矣乳母王聖之母子橫矣殺太尉楊震廢太子保皆寶京聖等為之

未幾帝崩閭顯迎立北鄉侯而耿寶自殺未幾北鄉又
薨宦者孫程等立保而顯京誅是為順帝而孫程等十
九人侯矣大策不出於廟堂扶立皆由於閭宦况順帝
又以庸弱臨之其能振漢業之衰乎帝幼遭廢黜宜知
動心忍性乃取覆轍駕之閭宦盈朝忠良扼腕封乳母
宋娥即先朝之封王聖也寵任梁冀即先朝之寵竇憲
閭顯也地震天災羌夷盜賊史不絕書左雄李固等言
之雖切其如不用何哉帝崩子冲帝以二歲立不半歲

而亡梁冀專朝迎質帝立之帝少聰慧嘗目冀為跋扈將軍冀深惡之置毒餅中以行弑逆李固為太尉不能推舉進膳考核其由必期得賊乃伏屍慟哭置之不問方且聯書與冀勸立長君忠有餘而識不足惜哉冀卒貪立幼昏迎立桓帝帝授國賊手不即致討日食正旦於嗣位改元之初天厭著矣忠直如李固杜喬皆以積忤梁冀而遭殺容默如胡廣趙戒即以阿附梁冀而見容未幾冀以貪暴恣橫之極帝積不能平雖發憤誅之

然不能聲其弑逆之罪使討賊之義白於天下漢廷諸臣俱可恨焉帝之誅冀也宦者單超等五人獨預其謀梁冀誅五人侯自是宦者之勢愈熾矣當是時政亂於上俗清於下宦者之父兄子弟賓客黨與布滿中外虐害生靈成瑨劉瓚范滂黃憲等乃能不畏宦者以王法誅之海內名流共相標榜推陳蕃李膺杜密范滂郭泰賈彪張儉等為之冠身負大名口啣清議危言深論不避强豪宦者深嫉之譖訴誣毀目為黨人帝也以宦者

為腹心視諸賢如草芥免太尉陳蕃殺李雲杜衆成瑨
劉瓚獄李膺范滂等二百餘人而黨錮之獄初起矣賈
彪說竇武使訟之始赦黨人猶禁錮終身焉桓帝崩迎
立靈帝昏虐貪縱又甚焉竇武以太后父為大將軍起
陳蕃為太傅協謀誅宦官宜無難者機事不密優游無
斷武蕃反為宦者曹節王甫等所殺身死家徙禁錮五
屬而黨錮之獄再起矣自古以來賢人受禍未有若是
烈者固昏庸之君凶豎之徒之罪然黨人生昏亂之世

四海橫流乃欲以口舌救之在其位者見幾之不早不在其位者危言而不孫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國隨以亡律以聖賢出處語默之宜誠有大過而不合乎中者祇可悲耳光和初災異殊甚黑氣如龍墮溫德殿青虹見玉堂侍中寺雌鷄化雄可畏如此帝畧不修省方且殺宋后殺大臣劉劭等殺諫官劉陶封官者張讓趙忠等十常侍為列侯西園賣官後宮列肆衣商賈服弄犬駕驢甘為賤夫所不為者毒流四海民心

思亂黃巾賊張角等相煽而起天下響應於是不得已再赦黨人除黨禁然已無救矣諸將出師黃巾隨破宦寺蟠據亂根愈深漢亡之兆已見安順之朝桓靈又從而促之亡形著矣諸葛孔明有言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信哉靈帝崩子辯立何太后臨朝后兄何進與袁紹謀盡誅宦者遂召董卓卓兵卓未至何進又為宦者所殺復如竇武矣袁紹遂引兵捕宦者無少長悉斬之凡二千

餘人宦者之黨與雖誅而董卓之凶焰又熾譬之飲烏
喙以攻疾疾未去而藥已殺人可勝痛哉卓至廢帝殺
何太后立陳留王是為獻帝卓大肆誅殺縱兵暴掠燒
宮廟發諸陵逼遷長安諸豪傑遂各以討卓為名擁兵
據地者徧海內劉焉劉虞袁術袁紹劉表公孫瓚呂布
曹操之徒紛紛而起獨一孫堅起自江東進兵擊卓敗
之入洛陽修陵寢未幾堅死諸豪環視無有能向卓發
一矢者王允在朝倡謀誅卓功亦偉矣奈何誅卓之後

失安反側之宜卓將李傕郭汜復舉兵向關殺王允焉
諸豪紛紜互相侵奪天子蒙塵恬視不顧曹操入朝遷
帝居許自是政出曹氏天子守位而已方是時劉備以
中山靖王之後起豫州孫策以孫堅之子起江東卒之
三分天下者曹操劉備與策弟權而漢亡矣兩漢通二
十四君四百有九年西漢自高帝而下有文武宣東漢
自光武而下有明章餘無稱焉王通以七制稱之者也
大抵仁義公恕役簡刑清如七制之盛者兩漢之所以

興也母后擅權戚宦縱橫如七制而下者兩漢之所以
衰也西漢之亡風俗柔靡東漢之亡風俗剛勁黨錮諸
賢節氣凜凜姦雄如曹操猶終身未敢廢漢而自立謂
非名詛扶持之功固不可其視西漢阿諛成風稱莽功
德者三四十萬人大不侔矣本其所以養成此風者豈
非光武尊獎嚴光之一脉有以基之歟

三國

蜀

劉姓都成都

炎祚既微三國鼎峙以強弱之勢言曹操最強孫吳為

次蜀漢弱者也以正邪之理言昭烈以帝室之胄

景帝子中

山靖王之後

志在復漢名義最正曹操欺孤弱寡以詐力取

天下實漢賊耳孫權臣服於曹於名不正雖云助蜀為

義不終亦漢賊也魏吳烏可與蜀同年而語哉前史帝

魏通鑑因之失之矣先儒進蜀漢以承漢統而魏吳附

焉

朱子綱目

不可易也昭烈始起豫州未幾奔敗降於呂布

歸於曹操借勢於袁紹為客於劉表崎嶇戎馬間無立

足之地而氣不挫志不懾患難顛沛而信義愈明勢迫
事危而言不失道寬仁大度有高祖風當時人才孰有
出諸葛亮之右者而昭烈獨得而相之復得關侯張飛
以為之將與吳併力敗操赤壁孫權始借以荊州未幾
襲虜劉璋復得益州蜀而蜀漢之業始立焉因獻帝為
曹丕所篡遂即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荆益英賢隨才
擢用信賞必罰訓民治兵蜀漢為之大治其正大剛毅
氣象至今與岷峨劍閣相高盛矣關侯感曹仁於樊威

震華夏操遷許都以避之吳乃挾詐襲江陵覆關侯昧
同仇之義弱唇齒之勢昭烈不勝其憤奮然伐吳趙雲
諸葛亮爭之不能得未幾喪師殂於永安即位至是纔
二年耳惜也孔明受遺託孤君臣之間肝膽相照抑又
盛矣後主禪才殊庸下初年猶能委任賢輔抗衡強魏
孔明志在中原苟不興復漢室遷於舊都不止也拜表
出師言言忠義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
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

千載而下讀者猶有生氣伐魏之兵屢出往往以糧運不繼還末焉耕屯渭上役不更舉恢復規模已在目中

司馬懿

字仲達
魏大將

畏蜀如虎甘受巾幘之辱堅壁不戰氣

已索然不待一戰決之而知劉之必勝曹之必負也奈何天不祚漢星隕營中而孔明且死矣死諸葛猶足走生仲達至於按行營壘而嘆其為天下奇才懿自不能不心服之也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諒哉孔明所薦用諸賢如費禕蔣琬董允相繼秉政猶足支

持諸賢既盡而姦閹

黃皓

始用蜀事始日非焉諸葛死蜀

之不能爭衡中原也必矣姜維乃不自量年年出師黃

皓以宦寺蠱於內維也以覲武耗於外蜀之亡形見端

在此司馬懿方遣鍾會鄧艾攻之雖有北地王諶

後主之子

之哭昭烈廟子死於父諸葛瞻

亮之子

之斬敵使戰綿竹

臣死於君其如庸禪譙周君臣已迎降何蜀漢為國二

主四十三年

起辛丑迄癸未

而魏滅之實魏主陳留王之景元

四年吳主孫休之永安六年也蜀師纔捷晉國已啓蜀

主方入魏祚已移後二年晉篡魏矣司馬氏之取蜀乃所以取魏蜀之亡魏所繇以速亡也豈魏能取蜀哉吳蜀乃輔車之國吳救蜀不力行亦自及理勢然也

魏

曹姓都洛

曹魏篡漢基於操而成於丕曹操乘漢衰亂討黃巾破張繡滅二袁

紹述

馘呂布降劉琮戮張超電掃風生用兵

若神許劭謂為亂世之英雄信矣首迎漢獻遷都許下挾天子以令諸侯高出羣雄在此一舉自是漢帝落其

掌握弑伏后勦皇子戮貴人殺孔融晚年用天子車服
出入警蹕與至尊無二雖曰不敢廢漢而自立如終身
朵頤羊羹而不敢一染指然其暴悍禍賊無君久矣顧
未及為而死耳觀其臨終遺令賣履分香罔不詳盡獨
禪代一事噤無一語及之以漢臣歸其身而以篡逆嫁
其子其姦險不仁亦甚矣操死十月丕遂篡漢是為魏
文帝而尊操為武帝居喪未數月遍閱百戲顯納二妃
識者已知魏祚之不長矣又方其為太子也弟植機警

多能幾於奪嫡及既即位禁錮植等諸王寄地空名儕
於匹夫磐石之宗不强宜根本之易撥也以文言雖橫
槩賦詩而非所以為文以武言雖屢臨江伐吳然當孫
權時丕才非其敵一則曰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一
則曰嗟乎固天之所以限南北也不惟無功幾以敗還
而不足以為武在位僅七年壽僅四十殂矣曹真司馬
懿受遺輔政子叡立是為明帝以雄畧強識稱故吳蜀
交伐屢能敗之公孫淵叛亦復平之然驕侈太過大營

土木起太極殿築總章觀徙承露盤於洛陽起土山於芳林園召問修宮稽限者言猶在耳身首已分奢虐甚矣自黃初以來諸王法禁嚴切植上疏曰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取齊者田族而非呂宗分晉者趙魏而非姬姓今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已明指司馬氏矣言雖切不恤也以養子芳為齊王宮禁事秘莫知由來輕天下有如此得不啓姦雄之心乎明帝殂齊王芳立曹爽司馬懿輔政爽之愚縱安能敵懿

之老姦遂為所殺專持太阿魏之社稷已暗移於典午
矣懿死子師繼之廢齊王芳是為邵陵厲公而立高貴
鄉公髦師死弟昭繼之髦雖才慧夙成講論經學然忿
威權之日去輕躁無謀自率宿衛卒以討昭昭黨賈充
入戰噉成濟刺髦隕於軍中昭充弑君無忌憚甚矣髦
既遭弑姑立陳留王奐以少延曹氏之歲月耳奐立四
年昭死子炎嗣遂篡位自立焉炎即晉武帝即吳孫皓之甘
露元年也魏凡五君四十有六年起庚子迄己酉魏自曹操肇

基迄於亡國五六十年之間與司馬氏相為始終操方為漢丞相辟懿為文學掾螳方捕蟬雀已在矣懿師昭炎父子祖孫三世相繼卒篡曹氏與操丕叡之所為如出一律司馬氏所以取魏者即曹氏所以取漢者也石勒有曰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曹馬心事勒宜陋之亦可發千古之一嘆也噫後之有天下者尚鑒之哉

吳 孫姓都建康六朝建都始於此

吳業肇於孫堅基於孫策成於孫權稱帝江東定都建業孫吳實為六朝首焉起兵誅董卓者比比獨堅能推其鋒進至洛陽掃宗廟塞諸陵壯矣顧為袁術用以擊劉表卒斃矢下不死於勤王而死於助桀惜哉子策以孱然童子提一旅并江東真奇才也然輕躁好殺又斃於許貢客之一矢重可惜也臨沒呼弟權謂曰舉江東之衆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以保江東我不如卿可謂自知并知其弟者矣權廣父兄之烈得諸賢

之助周瑜魯肅諸葛瑾程普呂蒙黃蓋陸遜諸人皆江
表虎臣也權能用之赤壁一戰曹操狼狽北歸而鼎足
之形成爭荊州陷關侯而吳蜀之釁啓遣陸遜敗蜀先
主而唇齒之援失戰功雖甚偉而得失亦以分其最甚
者見義不明守節不固今年臣於操明年降於魏不能
戮力討賊而乃甘心於臣賊識者謂權亦漢賊也先稱
吳王後遂稱帝遷都建業是為吳大帝焉權殂子亮立
為孫綝所廢而景帝

休

立

亦權子也

休殂烏程侯皓立皓凶

頑淫暴忠諫誅夷窮奢極欲虐用其民甚至鑿人眼剥
人面人人自危朝不謀夕晉武帝乘其昏亂大舉伐之
王濬偏師一入石頭皓即面縛出降非不幸也吳四主
五十九年起壬寅
終庚子而合於晉焉吳雖亡於蜀亡十七年
之後而其亡兆已在於蜀亡之時不特孫權已殂江南
臣主非司馬氏諸臣敵而蜀既唇亡吳必齒寒亦勢所
必然者矣待庚子青蓋入洛陽而後知之哉

晉

司馬氏都洛

晉之興始於司馬懿殄公孫淵於百日擒孟達於盈旬

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然受遺二主魏文帝佐命三

朝弱寡欺孤恣行誅戮殺曹爽何晏等殺王凌勦楚王

彪幽諸王於鄴脅制之威同於莽卓師昭繼之抑又甚

焉外能禦蜀姜維吳諸葛恪之交伐內克除母丘儉諸

葛誕之起兵殺嵇康之非薄湯武誰復敢謀之者廢芳

弑髦繼滅蜀漢不日且篡矣昭顧未及為而死耳昭死

炎嗣不五月即篡魏自立是為晉武帝襲魏都洛初從

儉約頗受直言終喪追慕亦庶幾矣奈何內修之本未
立惟汲汲於平吳平吳之謀羊祜深贊之祜之言曰取
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祜憂平吳而勇
於滅吳其不及范文子之欲釋楚以為外懼者遠矣所
謂內修之本不立其失有七嗣子不肖不能審擇一也
輕納賈妃二也黜齊王攸帝之賢弟三也賢人在朝而徒以
賈充荀勗之徒為腹心四也去武備五也崇藩國六也
不能徙戎與之雜處七也平吳之後益荒於女色而加

以是七失焉故雖為開基混一之主而實啓禍兆亂之
端卒至骨肉相殘戰爭相繼有振古所無之酷焉良可
哀也懲魏氏孤立大封宗室初未見其害至八王舉兵
相屠始見矯枉過直之失矣立子衷為太子衷之為人
不辨菽麥聞螻而言曰是鳴者為官乎為私乎聞天下
饑而曰何不食肉糜知子莫若父若是而堪嗣神器乎
賈充以成濟之族受寵文王昭武帝之為太子充復有
力益以巧諂見寵與荀顗荀勗馮統諸姦邪相黨友樹

機能之亂命充出鎮秦涼勸餞之夕陽亭獻謀曰惟結
婚太子可不辭自留矣充用其策納女為太子妃而充
果留妃妬淫凶詐卒以亡晉帝不悟也顧方急於伐吳
羊祜倡之張華杜預贊之預與王渾王濬等任之車書
混一帝心益荒選納孫皓宮人五千掖庭殆將萬人挿
竹灑鹽羊車是引急政溺色戚畹交通且復廢弛武備
去州郡兵羗氏鮮卑雜處內地郭欽勸之及平吳之威
以徙蕃部江統又著徙戎論不聽也齊王攸之德望為

晉周公留鎮王室宜矣荀馮構讒黜之至死帝不察也
又自魏以來何晏王弼之徒祖尚浮虛敗棄禮法士大
夫靡然從之武帝曾不之止君臣上下其弊如此凡此
皆晉之所以亡也自古有天下未有無功德而可長久
者司馬懿專以陰賊狡險禍人之國師昭又以篡弑不
道取之以是得國既無其基武帝又昧遠圖迭是數失
欲保邦長世得乎宜天下之不久合而又分其禍且不
忍言也惠帝昏愚制於賊后權在羣小政出多門八王

交爭互相魚肉王衍清談誤人家國皇后太子四廢五
復東奔西逸惟人所遷上不保母后

楊太后

次不保妻子

終不保其身食餅中毒莫知禍端識者謂足以報曹氏
之受制於司馬懿者焉方是時八王以骨肉相屠京師
內虛諸部雜處中華乘間蠡起劉淵聰曜匈奴種也石
勒虎羯種也五胡亂華劉石首之惠帝遭鴆懷帝熾以
太弟立天姿清劬過惡不聞漢劉聰兵陷洛陽曜勒皆
會帝為所擒俾着青衣行酒識者謂足以報齊王芳奪

璽之怨焉懷帝遇害愍帝

業

立於長安僅得虛名服縻

不給劉曜兵陷長安帝降匍伏虜庭洗爵執蓋識者謂
足以報高貴鄉公墮車之痛焉天道好還有如此者康
節邵子有曰晉室之禍在於夕陽亭之一語石勒上東
門之長笑浪悠悠耳詎不信哉自是而後元帝渡江帝
於東南是為東晉宋齊梁陳繼之謂之南朝五胡十六
國亂於西北元魏併之分為東西魏北齊北周繼之合
於隋謂之北朝天下分南北者幾三百年剖裂中土蓋

粉生民積骸成丘流血成淵其禍蓋出於晉武之為君
與賈充荀勗荀顗馮純王戎王衍諸人之為臣焉

東晉

司馬氏都建康

懷帝時以瑯邪王睿初督揚州出鎮建業睿用王導為
謀主推心委信導亦盡忠輔佐引進雄才中國士大夫
時多避地渡江睿收其賢俊辟掾屬百餘人時謂之百
六掾立國在得人江左再造之本已見於此石勒將攻
建業遣紀瞻敗走之亦差強人意者然懷愍陷沒曾不

力救雖出師露次移檄四方不過如是而止愍帝凶問至遂自晉王卽皇帝位是爲元帝帝以小吏牛氏之子冒典午之裔魏時張掖湧石有石馬七及犧牛之象當時又有牛綴馬後之謠豈偶然者紀人滅鄴已在茲矣帝天資簡儉覆觴止飲容受直言光啓中興亦賢主也當時人才如祖逖之誓清中原石勒畏之自河以南率多歛附使帝能糾合忠義收召劉琨陶侃溫嶠諸賢與之戮力克復舊物夫豈難者顧乃不遣一卒助之而代

之以戴若思使逖抑鬱以死宴安江沱無志恢復三綱
淪矣何以討亂賊乎所以建國規模亦復不競亂臣賊
子如王敦者不旋踵而起蓋有以取之也敦舉兵犯闕
帝以憂憤致殂前史謂帝恭儉有餘明斷不足故大業
未復而禍亂內興是矣太子紹立是為明帝敦逆謀愈
甚賴帝以明敏機斷主於上王導陶侃溫嶠諸賢贊於
下敦亦尋死粗安一時亦畧可稱也當時士大夫風俗
猶有西晉崇老莊餘習以養望為弘雅恪勤為凡俗貴

遊多慕王澄謝鯤之放達而王導陰主之陳頽卞壺言之不聽清談虛無遂為晉人沈痼不除之疾事功不競中原淪亡職此之故也明帝殂成帝以幼沖嗣位庾亮以舅氏用事任已裁物誣殺南頓王宗帝僅六歲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如何此其明敏比漢昭之十四而知上官之詐殆過之焉蘓峻之狂逆謀未露亮違衆徵之激成其反祖約同惡兵入臺城亮奉頭鼠竄王導亦熟視不能誰何之矣溫嶠陶侃起兵誅

峻祖約奔石勒亦為所誅焉時石勒執劉曜取長安遣使修好詔焚其幣亦義舉也成帝崩二子丕奕皆在襁褓庾冰請立康帝

成帝弟

康帝殂子穆帝立先是庾亮欲

大舉北伐蔡謨沮之庾翼復違衆北伐卒以無成皆非其任也殷浩少負時名時人方之管葛或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曰深源不出當如蒼生何庾翼獨弗之重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太平徐議其任耳桓溫以帝堦負奇才劉惔知其有不臣之志謂會稽王昱曰溫不可

使居形勝之地豈不從庾翼卒竟以溫代翼鎮荆梁溫
伐漢李勢一舉滅之溫既滅蜀威名大震豈乃引殷浩
抗之桓溫漫相疑貳王羲之以為內外宜叶和不宜與
溫構隙不聽浩之虛名不可用之危急之秋溫之雄心
不可處之形勝之地乃使虛名之浩以抗雄心之溫豈
真不知人哉時石虎死中原亂溫欲經營北方褚裒請
以自任直指泗口徑赴彭城朝野以為中原指日可復
也獨蔡謨策之曰今日之事非時賢所及經營分表財

殫力竭安得不憂及朝廷乎斯言盡之矣哀果以敗還
殷浩復不自量再謀北伐又為姚襄所敗而還桓溫因
朝野之怨奏廢浩為庶人自此中外大權盡歸桓溫矣
用浩敵溫朝廷既不知人銳意北伐殷浩復不自知既
敗還朝廷當自罪之既足以振朝權又足以服溫心乃
待溫請而後廢之惜哉溫遂大舉北伐苻秦進至灞上
乏食敗歸未幾又自江陵北討姚襄登平乘樓望中原
嘆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

其責其言亦良是也敗襄伊水入洛修謁諸陵未幾荀
羨謝萬相繼伐慕容燕豈惟敗且無功許昌諸城盡沒
蔡謨之言至是皆驗夫中原當復讐恥不當忘固也然
渡江之初祖逖之功將成江左之氣方銳乘以進取彼
一時也明成以後王敦蘓峻之內難繼作而東南之根
本不復劉曜石虎之外敵雖衰而燕秦之勢力方張且
江左諸臣皆非其才惟當保境息民此一時也僅一桓
溫才可及此使內外叶力當可驅馳然素蓄異志借能

恢拓舊疆果能御之得其道使為晉純臣矣初謝安少
有重名徵聘不就雖為布衣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相
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及弟萬廢黜始有志進仕
桓溫請為征西司馬深禮重之安卒能挫姦雄靖狄難
寧宗社為晉名臣焉穆帝殂成帝子丕立是為哀帝呂
溫入叅朝政不至哀帝殂弟奕立是為廢帝燕克晉洛
陽慕容恪卒桓溫舉兵伐燕至枋頭秦苻堅與慕容垂
大破之遂還溫恃其才嘗撫枕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

亦當遺臭萬年欲先立功河朔然後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却超教以廢立遂廢帝為海西公立會稽王昱是為簡文帝是舉也謝安王彪之拱視之而已苻堅聞之曰溫前敗灞上後敗枋頭不能思愆自貶方且廢君以自說舉動如此何以容於四海乎諺所謂怒於室而作色於市溫之謂矣斯言是也簡文為人謝安以為惠帝之流但清談差勝耳臨殂遺詔溫依周公居攝故事曰少子可輔輔之不可君自取之王坦之毀詔

始改依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方是時四詔召溫擁兵
入朝安坦之彪之之策皆不得行矣晉社稷之不危幸
哉昌明立是為孝武帝溫入朝安等迎於新亭王坦之
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談笑折之溫疾篤諷求九錫安
坦之故緩其事溫尋死盡忠輔衛卒安晉室安等不為
無功亦幸而溫死故可不動聲色而消姦猾耳苻堅泰王
興師百萬大舉入寇晉祚岌岌危於累卵安指授謝玄
劉牢之諸將敗之淮淝而八公草木望者色懼風聲鶴

喉聞者喪胆固天意助順危而復安實亦安能鎮靜善用
人之功也時人比安於王導而謂其文雅過之信矣
奈何外患方弭帝心已盈王國寶讒安帝遂踈之安避
會稽王道子出鎮廣陵未幾遂卒帝溺於酒色道子荒
於朝政陸納至望宮闕嘆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耶
道子驕恣帝不能平乃用王恭殷仲堪為藩鎮以制之
桓溫子玄負才地豪橫江陵仲堪倒戈授之亂階又於
是乎在長星告變禍起房幃戲笑一言張貴人懼寵衰

而弑帝晉祚至此已亡而未滅耳子德宗立是為安帝
涼燠不辨口不能言道子元顯交傾朝政桓玄乘釁而
反既殺殷仲堪又入建康殺元顯遂行篡奪遷帝潯陽
劉裕起自草萊與何無忌劉毅等舉兵討玄或謂裕烏
合無成玄曰裕足為一世之雄毅家無儋石儲樗蒲一
擲百萬無忌酷似其舅劉牢之共舉大事何謂無成玄敗
單舸西走未幾伏誅乘輿反正宗社再安裕之功也自
時厥後裕征伐四克滅南燕慕容超平大盜盧循平蜀

誅譙縱滅秦姚泓晉之威令以伸中原之疆土將復裕
已急歸而謀篡矣裕得關中將還三秦父老詣軍門流
涕曰殘民不霑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人人相賀長
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捨此又何
之乎裕為愴然慰諭之而已裕東歸未幾諸將相屠王
鎮惡沈田子死而夏赫連勃勃取長安矣裕弑安帝立
恭帝遂自宋公進爵為王篡晉而自立焉兩晉通十五
帝百五十五年而亡西晉四帝都洛陽五十二年東晉

十一帝都建康百有四年晉自渡江五胡十六國雲擾
中原正統不絕如線羣雄之分裂雜據不可勝紀邵康
節謂衣到敝時饒蟻蝨瓜方潰後足蟲蛆良可哀哉

五胡十六國

五胡者何漢劉聰

匈奴

後趙石勒

羯

秦苻堅

氐

後燕慕容

垂鮮卑後秦姚萇

羌

是也十六國者何成李雄

蜀

涼張寔

魏冉閔燕慕容皝

鮮卑

代什翼犍

鮮卑

燕高雲

鮮卑

西燕慕容

冲鮮卑西秦乞伏國仁

鮮卑

元魏拓拔珪

鮮卑

後涼呂光南涼

禿髮烏孤

鮮卑

北涼段業北燕馮跋後涼沮渠蒙遜

匈奴南

燕慕容德

鮮卑

西涼李嵩夏赫連勃勃是也

以上不能盡述大槩不可

不知者今列之下方餘畧之欲觀者自求之史可也

漢劉淵以匈奴遺種首倡亂

階弟聰繼之陷兩都辱二帝兵連禍結不戢自焚靳準

殺之子死族屠劉曜討準自立改國號趙驟勝而驕一

戰遂跌生為石勒所擒即以亡國是為前趙

起晉惠帝朝亡成帝

朝後趙石勒以羯胡俘隸始臣劉聰復叛而自立煽其

凶餓虐劉人民豈天厭晉德歟何其興之酷也斬王衍

擒苟晞取王浚走劉琨執劉曜誅祖約虢甲冑而襲冠
帶釋介冑而開庠序觀其言曰若遇漢高當北面事之
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竝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
丈夫行事當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
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亦羣胡之豪也
然肉未及寒妻子不保石虎悍暴賊其孤而奪之窮凶
極奢身死禍稔二十三年冉閔奪之改國號魏勒之子孫戮
無遺種閔未幾為慕容燕所併矣

後趙起晉元帝
朝亡穆帝朝

迹晉

氏五胡之禍莫烈於二趙淵聰父子皆嘗親為晉臣劉曜石勒又皆淵聰臣子觀其喋血神州囚執天子負摧髮不足數之罪而終淵聰曜勒之身晉之君臣曾不能北向戮一人以雪憤恥自凶人得志者觀之疇不謂天道無知也然石渠之陷劉曜被戮於生前斬準之禍淵聰受誅於既死勒雖僅免其身冉閔之亂蝗蝻無噍類焉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可不畏哉前燕之興始於慕容廆元帝初廆獨能遣使勸進倡尊中國之義於天下賢

於一時羣雄遠矣。孰始僭王，傷多機斷。因石氏內亂，擒再閔而并之。傷死，暉立，佐之以慕容恪。內修國事，外恢封疆，有足稱者。及評輔政，主闇臣昏，斥逐親賢，以資強敵。

慕容垂奔秦

於是苻秦長驅如狂風，掃敗葉鄰，破而燕墟。

矣。

孰稱王始晉成帝朝亡海西公朝

前秦之興起於苻洪，健襲其基，遽

竊大號，取關中，却桓溫，遂為強國。苻堅纂承，偽位舉王，猛於布衣，信任以政。君臣遇合，自謂如昭烈之得孔明，權傾中外，勳威莫能間之。兵彊國富，垂及昇平，猛之功

也於是滅燕

慕容暉

取蜀併代

什翼健

吞涼

張天錫

五胡之中

莫此為盛奈何自王猛沒法制日頽黷武不止忘其臨終勿以晉為圖之戒擁兵百萬長驅寇晉舉國諫之不聽自謂大江之流投鞭可斷曾不知天道惡盈人心助順苻融之馬一蹣朱序之呼一震而八公草木風聲鶴唳皆為晉師秦兵敗逃死者什七八堅狼狽北歸叛者四起乞伏國仁據隴右而西秦出慕容垂據鄴而後燕興姚萇叛而為後秦呂光叛而為涼慕容冲起而為西

燕冲攻長安堅飛矢滿體奔五將山而身死姚萇之手

矣苻丕立而見殺於晉將苻登立而見執於姚興秦遂

以亡

苻秦起晉穆帝朝亡孝武帝朝

後燕興於慕容垂始以美才茂功

不容於燕自投苻秦堅以國士遇之淮淝之敗垂悉以

兵授堅不乘其危亦足以償其所遇矣求往關東歸者

如市曾不數月掉馬箠以復故業有足嘉者滅西燕慕

容求狃於長子之捷輕魏而伐之拓拔珪大敗之參合

陂子寶僅以身免未幾襲魏平城見參合之積骸如山

軍士哭震山谷垂因慙憤而殂寶立為魏所攻敗逃而

死盛熙繼立為燕高雲所篡

歷四世二十四年

而北燕馮跋弘

繼之

歷三世二十八年

卒為魏所併

起晉孝武朝亡宋文帝朝

南燕起於慕

容德寶使鎮鄴國危不持跨有全齊都於廣固傳國至

超滅於晉劉裕焉

歷二世十一年亡皆晉安帝朝

後秦起於姚弋仲以

西羌酋帥立二石之朝觀其戒諸子曰我死汝即歸晉

當竭盡臣節無為不義事亦可嘉已子襄才器豪邁有

孫策之風適晉而不容於殷浩圖關中而見殺於苻秦

弟萇遂以衆降秦焉苻堅之敗萇自稱秦王卒乘其危而弑之姚興繼立又執殺苻登然不能收羅英才以治國強兵而乃以胡僧鳩摩羅什為國師命譯經三百餘卷事之如神日率羣臣聽講事佛者遂十室而九六經火於嬴秦後世卒莫得其全佛書譯於姚秦後世終莫得而泯可嘆也夫興卒泓以庸懦繼劉裕率師討泓送建康斬之奉佛之效亦可觀已裕歸夏赫連勃勃取長安焉

姚秦起孝武朝亡安帝朝

他如成李特之據蜀歷六世

四十六年而

晉桓溫滅之前涼張軌之據涼州歷九世七十六年而秦苻

堅滅之夏赫連勃勃據朔方歷三世二十六年而魏滅之後

涼呂光據姑臧歷三世十三年而姚興滅之西燕慕容冲

據長安傳三世十六年而慕容垂滅之西秦乞伏國仁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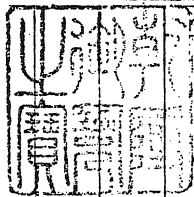
金城歷四世四十六年夏滅之南涼禿髮烏孤據廣武歷三

世十九年乞伏滅之北涼段業據張掖沮渠蒙遜弑之蒙

遜傳二世三十九年而魏滅之西涼李嵩據河右歷三世十二年

四年沮渠滅之紛紛藉藉迭興迭亡西北之境卒盡併於

元魏而後止代什翼犍與元魏之是祖是孫自於北朝
記之此不載



歷代通畧卷一